

## 副词“终于”的语义功能研究

朱纪霞\*

### 目 录

1. 引言
2. 认知参照点功能
  - 1) 认知链中的“终于”
  - 2) 优先原则的适配性
3. 边界标记功能
  - 1) 语义类型
  - 2) 高频动词的协同
4. 语义功能间的内在联系
5. 结语

### 中文摘要

本文探讨了副词“终于”在现代汉语中的语义功能，对仅将其等同于“(经过一段过程)出现的结果”之类表达的部分传统理解提出质疑。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使用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指出副词“终于”在认知链中起认知参照点作用，用来定位句子的“结果”，突出事件的终点。同时副词“终于”还具有边界标记功能。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它能够标记事件的结束，同时提示一个新局面的开启，具有时间与认知上的过渡意义。本文通过实际语料调查和分析，发现副词“终于”是个在认知链中定位“结果”的标记词。本文的这些发现可以加深对副词“终于”的理解，对词汇释义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 충북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교수

**关键词：**认知参照点, 边界标记, 事件结构, 语义功能, 认知语言学

## 1. 引言

副词“终于”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比较高, 各种词典工具书对“终于”的释义也大同小异。《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2016:1699)中提到“终于”表示经过较长过程最后出现某种情况(多用于希望达到的结果)。《现代汉语虚词例释》(2010:653)解释到:“终于”表示预料和期望中的某个事件(情况), 或肯定要发生的事件(情况), 在经历了一个过程以后, 毕竟发生了。《现代汉语八百词》(2012:687)指出“终于”表示经过较长过程最后出现某种结果, 较多用于希望达到的结果。例句:

- (1) 等了很久, 他终于来了。
- (2) 赶了八、九十里路, 小刘终于疲惫了。

工具书之外, 有关副词“终于”的语义考察的研究, 主要有以下一些见解。如: 侯学超(1998:765-766)认为“终于”在现代汉语中表示经过某些过程之后出现的最后结果, 有时也可以表示归根结底的意思, 并将前者分为结果是希望达成的; 不希望达成的; 无所谓好坏的。张斌主编(2013:751)整理出“终于”的两种语义: 表示出现了希望出现的结果; 表示出现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 分别体现在下列例句中。

- (3) 靠朋友的帮助, 终于找到一份工作。
- (4) 我想申辩, 终于没有开口。<sup>1)</sup>

1) 根据本文的考察, 类似例(4)的这种用法, 在白话文时期曾一度出现过, 但现在该用法已经基本不再使用。

闫晓萌(2018:7-8)认为“终于”具有【已然义】，并将“终于”的语义分为下列三种：①表示某种情况或结果的出现是说话人希望的，经过努力后出现的，是好的结果。②表示某种情况或结果经过一段过程后发生，但这种结果往往是不好的结果，不是说话人希望的。③表示某一情况或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生，这种结果无关好坏，只是说话人对发生的情况或结果的客观描述。黄云峰(2010:7)的研究结果是，当“终于”表示某种事物、情况或结果，经过一定的时间或过程最终产生或出现了时，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①这种事物、情况或结果的产生、出现是符合说话人的主观期待的。②表示事物、情况或结果如预料的那样，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生了。这时候结果可以是不希望达到的，也可以是无所谓好坏的。

由上可知，关于“终于”的语义，既往研究在下面几个方面比较偏颇，值得重审。第一，把副词“终于”的语义功能局限于总结“终于”的结果是否与预期有关，而事实上，“预期”和“反预期”这一特点更多是用来考察语用功能的。第二，本研究开头提到的几部词典工具书对副词“终于”的解释没有不妥之处，但后来的一些研究认为“终于”表示“经历了一个过程(或时间段)出现的结果”。然而，“出现了结果”和“出现的结果”一字之差，意义上有千壤之别，本文认为类似后者的这种解释方法缺乏合理性，而且容易误导后继研究者和第二语言学习者。关于“终于”是否真的代表“结果”本身，且看例句：

(5) 他终于考上大学了。<sup>2)</sup>

(5') 他考上大学了。

\* (5'') 他终于。

本文的疑问是，如果说含有“终于”的例(5)表示“(经过一段过程)出现的结果”，那么该如何解释删除了“终于”的例(5')所体现出的结果义？实际上这两个句子都表示“考上大学”这一结果状态的实现，可以推理，“结果的出现”是动词“考上”本身所带的语义，而非“终于”独有的功能。也就是说：“考上大学”本身就蕴

2) 文中所使用的例句如无特殊标记，大都选自CCL或BCC语料库。

含“过程+结果”的语义结构。因此，即使去掉“终于”，句子也仍然能够传达出结果的实现。所以，“终于”并非是表达结果出现与否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部分既往研究主张“终于”表示“经历了一个过程出现的结果”，但当把终于所修饰的谓语部分删除时，却无法得知所谓的“结果”是什么，如(5')，“终于”自身决定不了句子的结果是什么。

在此，我们想提出一个假设，那就是“终于”虽与“结果”有一定关联，但也许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用来代表“结果”。如果本文的这个假设成立，那就需要辨清“终于”和“结果”义的关系，并借此阐释“终于”真正的语义功能。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在某一部分情况下，如果确实表示“结果”，那么“终于”又是如何体现出这个功能来的呢？关于这些内容，目前尚未有既往研究提出过，当然也就没有得到过证实，因此本文想借助一些理论，进行探析、证明，本文的期待研究结果是：更为客观地重新认识“终于”的语义功能，在词汇释义上给予一定的参考信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提供相关理论帮助。

## 2. 认知参照点功能

### 1) 认知链中的“终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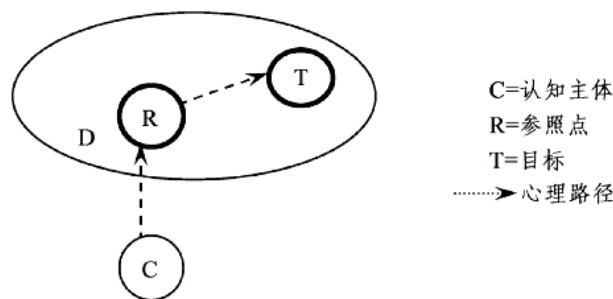
本文认为“终于”作为标记终点的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在认知参照点链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标记事件终结，突显目标事件的完成及情感意义。<sup>3)</sup>

3) 目前尚未发现使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终于”语义功能的研究，唯独冯娅雪(2023:2)曾提出“终于”的话语关联为“提示结果”，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和本文的立场比较相似，不过遗憾的是，该研究只有只字片言，没有论证的过程，也没有进一步展开探讨。另外，“终于”的标记功能，有认知层面的，也有情感层面的，后者主要指语用方面的预期心理，本文则主要针对前者考察语义功能。

首先来看认知参照点的理论背景。认知参照点指的是说话人在描述事件或物体时选择一个初始参照点，然后以此为起点构建认知链。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动态的，其语义和语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最初Langacker把参照点理论引入了语言学研究，根据他的观点，参照点关系反映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即通过参照点这一心理上更突出的实体来获取目标概念。简单说来，认知主体首先激活参照点，然后利用它来识别目标、理解目标。<sup>4)</sup>

廖秋忠(1983)认为在指出某个东西或所处位置时经常要有一个定位参考点。同样地，在指出某一时间时，也要经常有一个定时间的参考点。由此看来，参照点结构是由认知主体在认知事物的过程中构建而成的。<sup>5)</sup>

本研究认为，认知参照点理论能够为分析“终于”的语义功能提供认知框架，尤其有助于解释“终于”如何在语境中标识目标事件的实现，以及它如何参与参照点链的构建，即从初始参照点到事件完成的目标点的一系列认知路径。



〈图1〉 认知参照点模型(CPRM) (Langacker2000:174)

认知参照点模型中，D是认知领地(domination)，C代表认知主体(conceptualizer)，R是参照点(reference)，T为目标(target)，虚线箭头代表心理路径，也就是认知方向，加粗的圆圈表示具有凸显性。认知主体C由参照点R通

4) 根据李福印(2008:321-323)整理。

5) 参考孙文选(2020:92)。

达目标实体T，并对其进行概念化。认知主体会无意识选择凸显的实体作为参照点，通过参照点激活目标实体。<sup>6)</sup>对此，江加宏(2018:91)解释道：认知参照点理论中的C-R-T是通过语言这一媒介，以“心智路径”作为认知方式来实现，突出概念化主体的主观识解因素。<sup>7)</sup>也就是说，有了认知参照点，认知过程成为可以更清晰表达的信息。下面将通过一些例句来具体分析这一认知过程：

(6) 车子到站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丢失的提包。

(6') 车子到站后，他们找到了丢失的提包。

例句(6)中的“他们”是认知链的起点。“丢失的包”作为认知目标，代表了认知链的终点，“找到提包”表明事件的完成。“终于”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把复杂的动态认知过程压缩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在语义上突出了最终的结果。同时“终于”作为认知参照点(R)这一知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在认知主体(C)到达目标实体(T)的过程中，起到认知桥梁作用，使人们认识到中间路径可能隐含的寻找行为、时间跨度和反复尝试等。李福印(2008:325)指出从最初参照点的选择，认知途径的建立到目标的激活，整个概念化的过程是动态的，具有“凸显性”。可以说，“终于”在句中连接了认知链的前后部分，在整个认知过程中充当认知参照点，帮助读者更有效地认知到“找到”这一结果。

这一点可以通过和省略了“终于”的(6')相对比得以证明。(6')中尽管仍然包含认知上的起点和终点，但未能传达出过程中的任何复杂性。换句话说，认知主体(C)直接到达目标实体(T)，事件的认知链很单纯，仅仅陈述了一个客观事实，即“找到提包”，缺乏一个突出的认知参照点(R)来凸显目标事件的完结。

通过(6)可知，当句子隐匿事件的复杂过程时，“终于”可以在认知链上把它激活。那么，在存在表达事件曲折性的句子里，“终于”是否仍然起标记终点的认知参照点作用呢？

6) 参考杨晶，刘云飞(2019:110)，李福印(2008:323)。

7) 参考孙文选(2020:92)。

- (7) 工人经过三个月的反复试验, 终于试制成功了“新曙光”脱谷机。  
 (7') 工人经过三个月的反复试验, 试制成功了“新曙光”脱谷机。

句中的“工人”是事件的主要参与者, 也是认知链的起点。认知目标是“脱谷机的试制成功”, 即事件的最终结果, 是认知链的终点。“三个月的反复试验”则是认知路径, 体现了过程的反复性和曲折性, 是认知链中重要的动态阶段。

在(7)中“终于”作为认知参照点, 不仅标记了认知链的终点, 而且在整个认知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通过凸显试验过程的漫长与反复, 使“试制成功”这一结果更具有认知清晰度。“终于”突出了“成功”这一终点的来之不易, 表达整个事件含有期待已久的感觉, 进一步增强了事件完成的重要性。

再来对比一下删除了“终于”的例(7')的认知链。(7')同样有认知链的起点(革工人)和终点(试制成功), 但由于缺少“终于”, 事件的终结性和情感色彩被削弱。句子只是单纯描述了一个完成的过程, 并不强调最终成功的重要性。

而且(7')中尽管事件的时间跨度(“三个月”)和努力的曲折性(“反复试验”)已被描述, 但由于没使用“终于”, 使得“试制成功”这一成就仅仅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也就是说, 由于认知链中没有明确的认知参照点, 缺乏心理凸显性, 激活不了成功“来之不易”的程度。

由上可知, 无论句中是否已经包含对漫长、艰难过程的描述, “终于”都是标记终点的认知参照点, 通过凸显“终点”, 增强事件的心理认知程度。“终于”的参照点功能, 不是单纯标记时间或事件的“最终”, 而是标记认知路径中的终点, 是认知主体感知到“变化完成”这一节点的重要提示信号, 本文称之为一种认知上的导航定位。那么, “终于”为什么能成为认知参照点呢? 对此, 本文将在下一节中进行考察。

## 2) 优先原则与适配性

根据Langacker(1987)的观点, 认知参照点的选择并非是随意的, 而是受到

三项认知优先原则的制约，即显著性(salience)、熟悉性(familiarity)和重要性(relevance)。<sup>8)</sup>

“显著性原则”是，在多种可能的参照对象中，语言使用者倾向于选择视觉上更突出、结构上更稳定、心理上更易注意的实体。“熟悉性原则”指语言使用者倾向于选取认知系统中已知信息作为参照点，这种倾向有助于提高理解效率。比如在空间关系的描述中，“树下有一只猫”里的“树”作为一个显著的空间认知参照点，用于定位“猫”的位置；人际关系参照中，“我哥哥的朋友昨天来了”中“哥哥”这一熟悉的对象作为认知参照点，帮助说明“朋友”的身份。显著性和熟悉性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心理可及性(psychological accessibility)，简单说来就是显著或熟悉的对象更容易成为认知参照点。

第三项优先原则“重要性原则”，主要强调说话者一般优先选择的是和当前交际目的最密切相关的内容，以引导读者关注谈话中的核心信息。

本文认为，副词“终于”能够成为认知参照点，正是因为它与“心理可及性”和“重要性原则”具有高度适配性。<sup>9)</sup>下面将通过具体例句进行分析。

(8) 经过一个多月的寻找，终于找到了4个协作厂家。

例(8)中，“经过一个多月的寻找”构成了一个时间跨度长、过程复杂的背景语义，是认知链的前段。而“找到了厂家”是认知目标，“终于”的引入，把这一终点事件从复杂的动态背景中凸显出来，增强了事件完结的识别感。这种聚焦作用，正体现了“终于”作为显著性参照点的合理性。

(9) 在护士们精心的护理下，病人终于康复出院了。

(9')在护士们精心的护理下，病人康复出院了。

(9)中的“精心护理”意味着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包含反复的努力和情感投

8) 以下关于几个重要原则的定义等参考Langacker(1987)整理。

9) 三项优先原则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独立作用，也有时候不是孤立的，有可能几项原则共同作用。



入,还包括对患者能否出院的担忧,“康复出院”则代表最终的结果。“终于”的出现有助于激活人们所熟悉的一种模式,即“反复努力之后最终会达成目标”。删除了“终于”后的(9')是一个表达单纯语义关系的句子,有可能表时间关系,也有可能表因果关系。而“坚持→成功”这一认知的熟悉性被削弱,激活能力和心理可及性明显降低。

下面再来看“终于”和“重要性原则”的匹配度。

(10) 劳动巩固了类人猿的手脚分工,使它们终于站立起来。

(10') 劳动巩固了类人猿的手脚分工,使它们站立起来。

“劳动巩固手脚分工”是事件链的前一部分,“站立起来”是成果。“终于”在句中作为认知参照点,强化了“结果的来之不易”,使句子的焦点和交际目的高度匹配。而省略“终于”时,则会削弱对结果重要性的识别度。

综上所述,副词“终于”能够频繁地作为认知参照点使用,根本原因在于它和心理可及性、重要性原则具有高度契合性,一方面在结构上可以突出结果的终点地位,另一方面还能激活人们所熟悉的语言模式。这可以看作是“终于”作为认知参照点所具有的理论上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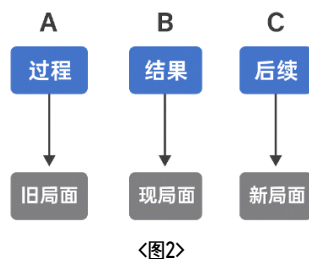
### 3. 边界标记功能

本研究认为,“终于”在现代汉语中不仅具有认知参照点功能,还具有边界标记(boundary marking)语义功能。首先来看边界和有界性(boundedness)的理论基础,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运动事件理论(Motion Event Theory),边界是路径的关键特征之一。边界的有无及类型直接影响事件的结构和语义。史文磊(2014:174)将有界性划分为两类:“抵界(boundary-reaching)”和“逾界(boundary-crossing)”。抵界是指运动达到界限并结束,如“抵达终点”;而逾界则是指运动越过既定的界限,如“飞过山谷”。

目前尚未发现国内外探讨考察副词“终于”表达边界标记功能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视角下，“终于”在语义上可以体现出抵界、逾界特征，它标示事件的终结，同时在许多情况下暗示新局面的开启。

### 1) 语义类型

上面提到的边界标记，“终于”在“抵界”和“逾界”上都有所体现，本节将对此进行分类探讨。通过对大量例句的反复观察和结构解析，本文将“终于”所涉及的路径结构划分为三个部分：“过程(A)－结果(B)－后续(C)”，“过程(A)”对应旧局面，“结果(B)”对应现局面，“后续(C)”对应新局面<sup>10)</sup>，其中新局面主要指隐性新局面。<sup>11)</sup> 如下图所示：



其中，“过程”指的是某种持续性的活动或状态，以“旧局面”的状态呈现；“结果”是事件的完成或转折点，是目前的现状；而“后续”则是事件完成后引发的后续状态变化，在认知上会包含对未来的想象、推理等，属于“新局面”。在实际语言使用中，这三部分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部分省略，本文将之归纳为以下

10) 朱纪霞(2024:224)曾注意到并提及，民国时期出现了一部分表达“开始……”语感的“终于+VO”例句，不过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度挖掘和考察。

11) 新局面包含显性新局面和隐性新局面，前者指事件结束后直接呈现出明确的后续状态，后者指事件的完成暗示了潜在的后续变化，但后续内容未直接表达出来。

三种情况：

<表1>

边界类型	结构形式	事件结构
抵界	① A+B	旧局面+现局面(过程+结果)
逾界	② B+C	现局面+新局面(结果+后续)
	③ A+B+C	旧局面+现局面+新局面 (过程+结果+后续)

以上每一种结构都折射出“终于”所承载的边界标记意义，并体现出语言使用者对时间、过程和变化的认知加工。下面将从这三种常见结构出发，使用具体例句来考察“终于”在事件结构中所起的语义边界标记功能。

第一种，“A+B”构式呈现过程和结果，该结构中事件的新局面并未出现，说话人更侧重于表达过程的艰难与结果的实现，把之后的状态变化交给读者推断。

(11) 经过长期的协商，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11)中的旧局面是谈判之前的协商状态，新局面是结束争执，达成意见统一的结果，这个句子里焦点是事件的结局，而新局面并没有出现。句中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意见一致是如何达成的，但是由于“终于”的使用，使我们可以推测出谈判过程的复杂性、最终结果的确定性，至于复杂性可能包含合作如何推进、意见冲突如何解决等。整个事件的进展包含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由“不一致”到“一致”的转变，“终于”标记了复杂过程的终结，使得语言焦点聚焦在事件的“临界点”上，即“达成一致”，所以可以看作是标记“抵界”功能。

第二种，“B+C”构式呈现结果和新局面，这一类型更强调结果的形成将会引发的新局面，而把过程阶段(A)隐匿于语境之外，如：

- (12)项目终于投放市场营销。  
 (13)他终于回到家乡，开始照顾年迈的父母。

(12)中没有出现旧局面，也就是隐匿了过程A，包含漫长的等待、准备、审批、生产等过程被隐含。新局面是开始营销，新局面是隐形的，但是通过“终于投放市场”，可以自然推断出后续的可能性。“终于”凸显了结果的实现，并由“投放市场营销”自然延伸至隐性新局面的开启，也就是由投资到利益回收这一期待，这种标记属于一种弱型的逾界标记。(13)中回到家乡前的他乡漂泊生活属于旧局面，句中虽然没有出现，但通过副词“终于”，读者能够推断出所隐含的信息。所以这句话包含两个局面：即现局面和新局面，现局面是回到家乡，新局面是在家乡展开新的生活。



“终于”显然不仅标记空间性的移动，更预示着一种生活状态的转变，或者说一种新生活的启航，突出了后续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终于”的边界标记作用同时体现在结果的形成和新局面的开启上，可以看作是标记“逾界”功能。

在这里，有必要解析一下“终于”在第一种和第二种类型中为什么体现出不同的边界标记功能。以例句(11)和(12)为例，表面上看，(11)中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和(12)中“项目终于投放市场营销”结构相似，都表现为“终于+动词短语”的格式。然而，“终于”在(11)中标志着完成的界限(抵界)，而在(12)中却标志着过渡的界限(逾界)，其原因在于叙述焦点的位置和界限性质的不同。具体来说，(11)中的“达成一致意见”是谈判的自然终点，“终于”把语言的焦点放在这个结果上，强调这一过程的难度和临界性质。这个事件结果本身是稳定封闭的，后续语义发展没有被显化，事件在“达成一致”上终止，所以体现出典型的

“抵界”功能。而在(12)中,“投放市场营销”虽然同样由“终于”来标记达成,但这个动作本身却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暗含着后续的营销、宣传、回报等环节。在这里,语言焦点不仅标记了前一阶段的结束,同时还引导认知进入新的进程,这里的边界具有过渡性和开放性,所以体现出“逾界”功能。因此,尽管句式结构相似,但是“终于”所标记的结果在事件链中的语义地位并不一样。“抵界”型事件把结果当作终点,而“逾界”型事件则把结果当作新的起点,引出后续的发展。<sup>12)</sup>

第三种,“A+B+C”这种完整的三段式结构包括过程、结果和后续,这一结构表达事件从旧局面出发,经过努力或等待,最终到达一个新的状态。这种类型的句式在语义上层层推进,使“终于”的边界标记功能被最大程度地凸显。

- (14) 连续三次落榜,她终于在第四次应聘时通过了面试,进入了向往的公司。

(14)中的应聘人“她”经历了多次失败(A),这是通过所提供信息可以知道的旧局面,通过面试并获得了工作机会,开启职场生活(B),这属于新局面。在这里,“终于”不仅提示了过程的艰辛,也标志着事件的终点和新生活的起点,是一种显性的时间、心理转折,可以推断出来的职场生活的起步,是后续(C),可以看作新局面。这个句式强调的是事件的完整结束,后续的新局面成为句子的显性结果,展现出“终于”所标记的事件的认知路径,在语义上标记“抵界”和“逾界”的交汇点。相对来说,这类结构最能体现“终于”作为边界标记副词的认识功能,因为不仅划定了一个事件段落的结束,同时还预示了后续语义空间的开启。

综上所述,“终于”在句子中显化事件的边界,有时表示“抵界”,也有时表示“逾界”,还有时表示“抵界”和“逾界”的交汇。换言之,“终于”不仅标示了事件路径的终点,还在认知上划出了“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界限,建构出一个动态的、具有转折意义的语义空间。

12) 在这一节中,仅从句子结构和整体语义角度出发,对不同的边界进行了区分,而事实上句中的动词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此将在下一节中进行分析。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标志“终结”义的词汇发展到具备“开启新局面”功能的例子,除了汉语,其他语言里也存在。比如,法语里的“enfin”,德语里的“endlich”,西班牙语里的“Por fin”,日语里的“ついに”也多多少少能开启终结后的隐含性新局面,这可能反映了人类认知的共性,就像日常所说,“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在一个事件终了之后,人们习惯于倾向去推测或预料后续事件的发生,从而使这类副词逐渐获得了标记“开启新局面”的语义功能。

## 2) 高频动词的协同

一般来说,通过对高频共现动词的统计和分析,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有关副词语义功能的体现。副词“终于”常常作为一个边界标记,突出事件从“过程”向“终结”乃至“新局面”的过渡,这一步离不开和“终于”高频搭配的动词所共同构建的语义框架。通过分析常搭配动词的语义场,可以进一步说明其边界功能在句法结构和认知上的作用。

本节将筛选出与“终于”高频搭配的动词,分析其语义特点,旨在系统揭示“终于”所体现的边界标记功能。该分析将围绕这些动词的语义场展开,重点考察它们如何与“终于”共同构建边界意义。通过真实语料中的搭配数据,展现“终于”在实际语境中的典型用法,从而深化对其语义功能的理解。

具体操作方法是,在BCC语料库中检索“终于”修饰动词的句子,通过酌情删减不合理的,整理出与“终于”搭配使用频率排前20位的高频动词,分别为“写(698)、获得(683)、迎来(680)、下(664)、回(604)、停(580)、体会(569)、恢复(540)、承认(488)、取得(487)、了解(476)、醒(473)、发生(469)、等(446)、坐(449)、换(458)、轮(458)、过(408)、爆发(407)、懂(386)<sup>13)</sup>”,将之按语义分类如下:

13) 括号内的数字为所结合次数。

〈表2〉

动词分类	高频搭配动词
获得义	获得、取得
状态/情感义	体会、恢复、醒、承认、了解、懂
回归/改变义	回、下、坐、换、轮
完成/结束义	过、爆发、发生
行动义	写、等、去

从〈表2〉中可以观察到，“终于”经常和表示完成、转折或变化的动词搭配使用。这些动词不仅展现了事件的发展进程，还在句子中制造出清晰的边界感。为了更好地分析这种与边界相关的含义，考察这些高频动词与“边界”动能是如何协同构建的，把这些动词从语义层面划分为抵界型动词和逾界型动词。<sup>14)</sup> 抵界型动词的语义是表明一个事件达到了明确的终点，比如达成目标或完成任务；逾界型动词的语义则表示突破某个事件的临界点，跨越了关键的界限，从积累状态发生转变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表3〉

边界类型	代表性搭配动词	语义特点
抵界类	获得、取得	达到某种结果或获得目标
	体会、恢复、醒、承认、了解、懂	达到心理、认知或身体状态的临界点
	回、下、换、轮、去	到达某个物理或事件边界 (返回、变化、移动)
逾界类	过、爆发、发生	越过某事件的界限或临界点，进入新阶段

首先来看抵界类动词和“终于”的边界功能共建。抵界动词通常具有明确的目标，多表明一个事件已经结束、一种状态已经恢复或者认知已经达成，这类动

14) 本节中描述的这种“边界”语义并非单纯动词本身所隐含的，更倾向于是该动词和“终于”结合时在语境中体现出的边界特征。

词反映了从过程到完成的转变。常见的“抵界”动词包括“回”、“获得”、“了解”和“恢复”等，它们都描述了从不完整或持续的状态到最终状态的转变。

(15) 在一番争论后，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5)中的“承认”作为一个认知动词，表示从否认到不否认这一心理状态的转变。“终于”的使用使这种转变呈现渐进的感觉，而不是突然的。它与前文自然衔接，并在意义上展现了因果关系。事件的重点不仅在于动作本身，还在于心理抵达的历程，在“否认”到“坦白”的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终于”认知变化中的抵界标记功能。

(16) 孩子终于懂得了老师的用心良苦。

(16') 孩子懂得了老师的用心良苦。

“懂得”是一个内隐的变化，没有外在行为轨迹，所以(16')只表示一个顿悟的结果。而(16)中的由于使用了“终于”，使得表达显现出时间跨度、心理历程，也就是说“终于”为句子提供了一个边界标记，标记出从“不懂”到“懂”这一转变之间所存在的认知上的界线。“终于”的作用在于凸显结果，帮助人们划分事件的边界。

接下来看逾界型动词和“终于”的边界功能共建。和抵界动词强调“到达终点”有所不同的是，逾界型动词更多表示事件跨过某个关键点，由原来的状态突然发生改变，进入一个新阶段，或进入一个全新的状态。

(17) 积压多日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18) 担心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上面的例句中，动词“爆发”和“发生”本身就带有临界转折的含义，表达了“之前的积累→突破临界点→新的展开”这样一个过程。添加了“终于”后，更强



化了“临界点”这一时间上的突变。

“爆发”是一个表示突然变化的动词，在(17)中包含内心积聚的情绪突然释放的语义，标志着临界点的突破。“终于”不仅仅标示爆发的时间，还表明这一刻是在长期积累的压力之后到来的。“终于”和“爆发”连用，表达了一种突破，即进入一个新阶段。“终于”强调了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语义上起到标志突破临界状态的作用。(18)中的“发生”通常指某件事从无到有的出现，本身具有一定的事件启动意义。当“终于”和“发生”搭配时，句子强调的是该事件是人们期待已久或担心的事，存在一种在时间线上等待的可能性，“终于”标记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时刻，也标记了担忧许久后“发生”突破了这个临界点，成为现实。所以，动词“发生”和“终于”在语义上协同，展示潜在的可能转变为现实。(15-16)和(17-18)尽管有时候句意都包含转折、转变，但关键不同是“终于”在前者中标记的是变化以前的过去和变化以后的现在，而在后者中则标记变化之前的现在和变化之后的未来。

“终于”的边界作用不是独自完成的，而是通过和特定具体动词结合后体现出来的。副词与动词的这种配合，反映了人们在心理上如何理解“结束”和“转折点”等概念。

#### 4. 语义功能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提出副词“终于”在现代汉语中具有两种重要的语义功能，即“认知参照点”功能和“边界标记”功能。本节将着重考察这两种语义功能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希望通过这一环节，更好地去认识“终于”的语义功能是如何多方位立体建立、实现的。

下面来看一下二者间的不同点。首先，所关注的角度的不同，前者关注认知路径，后者关注事件结构；其次，出发点不同，前者从认知加工过程出发，后者从事件本身的语义结构变化出发。再次，功能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从认

知链的角度来解释“终于”的作用，即说话人如何通过某个“参照点”来理解整个事件。在这个过程中，“终于”是一个用来定位的认知工具，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识别目标。而“边界标记”功能则更偏重于事件结构的分析，强调的是“终于”在事件过程中的阶段划分作用。

(19) 1989年3月，“快餐粥”系列产品终于研制成功了。

(19') 1989年3月，“快餐粥”系列产品研制成功了。

“研制成功”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终点，当添加了副词“终于”后，从认知参照点的角度看，“终于”引导读者从“研制开发”的过程过渡到“成功”的结果，定位目标实现、事件完成这一结果。同时，“边界标记”功能帮助读者解构事件是如何从“进行中”切换到“完成后”的，关注语义上的抵界—跨界的切分。“认知参照点”功能凸显标记“研发成功”这一结局，“边界标记”功能的重心在如何解构“研发成功”这一事件的发展和结束上。前者更倾向于主观认知一个事件，后者更倾向于客观划分事件的结构。

“认知参照点”和“边界标记”这两个功能之间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之处，但本文更关注的是二者间的内在关联，即二者是如何共同作用使得“终于”用来标记终点的。首先来看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关注事件的“终点”，强调结果的达成，以及这个结果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地位。也就是说，“终于”本身并不是“终点”，无论是作为认知参照点，还是作为边界标记，都是围绕“结果”展开的，让读者意识到一个目标已经实现，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或者一个新的局面即将开始。

(20) 陈俊勇经过调查，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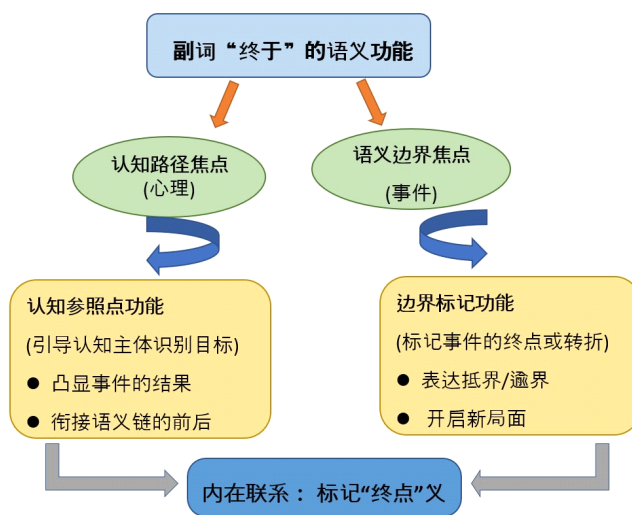
在(20)中“终于”集中体现了事件发展的终点性，凸显了终点意义，这源自两个功能的协同作用。从认知上看，“终于”作为认知参照点，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发现秘密”这个结果上，有助于我们迅速意识到“结果已经出现”。从语义角度

来看，动词“发现”标志着从“尚未找到”到“已经找到”的转变，“终于”标记这种从未完成状态到完成状态的界面的变化。

(21)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苦尽甘来。

句中的“终于”把背景(“艰苦奋斗”)和结果(“苦尽甘来”)连接起来，起到明显的认知参照点的作用，凸显结果的实现。另一方面，“终于”也在语义上划定了事件的边界。前面是“苦”，后面是“甘”，“两年的奋斗”是一个过程，“苦尽甘来”是这个阶段的语义终点，更明确了从“苦”到“甘”的语义边界。同时也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另一个新局面的开启。

由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终于”能够标记终点，得力于它的两种语义功能互相配合，这种融合使得“终于”能够把结果呈现为清晰的终点和语义的边界。本节内容可以整理为下图：



<图3>

## 5. 结语

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使用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对副词“终于”的语义功能进行了研究，并对语义功能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考察，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副词“终于”在认知链中起认知参照点作用，用来定位句子的“结果”，凸显事件的终点。即使这个过程已经被描述得很漫长或极其困难，“终于”也会加强情感语义，强调结果来之不易，并将开始、过程和结果连接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当不使用“终于”时，尽管句子仍然可以描述相同的结果，但会更倾向于展示一个客观结果。“终于”能够成为认知参照点，是因为符合认知中的显著性、熟悉性和重要性这三项优先原则。

第二，“终于”具有明显的边界标记功能。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它能够标记事件的结束，同时提示一个新局面的开启，具有时间与认知上的过渡意义。根据事件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抵界型和逾越型。在不同类型中，“终于”可以突出事件的临界点，或完结之后的新阶段。

第三，通过考察，发现“终于”在语义层面上和常用动词协同作用，共同描绘出具有“边界性”的事件结构，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结果达成型的“抵界”，常与表示完成意义的动词如“恢复”、“返回”等连用，标示事件发展的终点；其二是状态转换型的“逾越”，常和具有突变性质的动词如“爆发”等组合，标记事件由一种局面向另一种局面的转变。

第四，“终于”能够标记“终点”，得益于“认知参照点”功能和“边界标记”功能的共同作用。这两种功能相互配合，使“终于”不仅能够标记结果，而且能明确地标示出时间发展中的终点或转折点，有助于解构事件从结束到转变的整体结构。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实际语料的调查分析，发现副词“终于”并不像部分既往研究中所说的，表示“(经过一个过程)出现的结果”，“终于”自身不是“结果”，而是个在认知链中定位“结果”的标记词。本文与既往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首先，不盲从既有研究的释义，而是从实际语言使用出发，使用

语料进行客观地论证；其次，弥补既往研究从语用层面出发，使用“预期”等机制来定义“终于”语义功能的偏颇。本文的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加深对副词“终于”的理解，为词汇释义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 參考文獻

-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1957级语言班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2010。
- 冯娅雪,《归结义语气副词“终于”“总算”对比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
- 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黄云峰,《现代汉语归结义语气副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空间和时间的参照点〉,《中国语文》第4期,1983。
- 刘凡,〈普遍脊视角下的“终于”新探〉,《汉语学习》第4期,2021。
-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2012。
- 史文磊,《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14。
- 孙文选,〈对Langacker认知参照点模型图的分析与思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6期,2020。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
- 闫晓萌,《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到底”、“终于”对比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 杨晶,刘云飞,〈参照点理论视角下的汉语空间表达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2019。
- \_\_\_\_\_,《认知语言学导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 张斌主编,《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13。
- 朱纪霞,〈副词“终于”的词汇化研究〉,《중국어문화연구》, 제64집, 2024。
-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_\_\_\_\_,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outon de Gruyter, 1999.

北京大学语料库 <https://ccl.pku.edu.cn/>

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 <https://bcc.blcu.edu.cn/>

## Abstract

###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the Adverb "Zhongyu"(终于)

Zhu Jixi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the adverb “zhongyu”(终于) in modern Chinese, questioning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it simply indicates a result. Drawing on earlier research and using theories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study analyzes how “zhongyu” functions semantically and how its various roles are connected.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zhongyu” serves as a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 within a cognitive chain. It helps highlight the result in a sentence by marking the end of an event. And this function aligns with three cognitive principles: salience, familiarity, and relevance.

Second, “zhongyu” has a clear role in marking boundaries.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it not only indicates the end of an event but also suggest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phase, pointing to both temporal and conceptual transitions.

Third, the ability of “zhongyu” to mark an endpoint result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ts function as a reference point and as a boundary marker. These two functions work together to emphasize not only the outcome but also a turning point in the flow of time, helping to structure the transition from an event’s end to a new situation.

In summary, based on real language data,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core function of the adverb “zhongyu” is not simply to express a result, but to locate it within a cognitive chain.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dverb and may offer useful insights for explanation of lexical meaning and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ey words** :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 Boundary marking, Event structure, Semantic fun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투 고 일 : 2025. 7. 10. / 심 사 일 : 2025. 7. 15.~ 2025.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5. 8. 20.